



清乾隆刻本《说呼全传》

蔡国梁

《说呼全传》，十二卷，四十回，封面有双栏（序、正文同），栏上题“乙亥夏镌”，栏内中行大字题“说呼全传”，右上题“绘象新镌”，左下题“金閻书业堂梓”。孙楷第《书目》列卷二明清讲史部，与我手持为同一大字刻本，只是孙先生看到的无图，我看到的有图象十幅。版心书名下单鱼尾。半叶九行，行十八字。总目与正文标题不尽同。如第一回，总目为“呼世子游春戏猎 庞黑虎思美伤命”，正文却是“呼世子游春出猎 庞黑虎抢亲失命”。

本书序末署“乾隆四十有四年，清和月吉，滋林老人书于西虹桥畔之罗翠山房”，下钤印章两枚，为“张溶之印”、“默虞”，可能前系姓名后系字，作者行实已难考。又，卷首署名有异。卷一至卷六署“半闲居士、学圃主人同阅”，卷七卷八却署“培杏居士、学圃主人同阅”，卷九署“半痴道人戏编，笔耕老叟加点”，卷十署“灌园老叟戏编，清闲居士小玩”，卷十一署“玩菊主人闲编，灌花逸叟赏订”，卷十二又署“元和道人笑正，逍遥居士快评”。左右一人，前后易名。

其序可述者三：

一、揭示乾隆时期小说的繁荣，“千态万状，竞秀争奇，何止汗牛充栋”，认为小说的刊行，“必须有关惩劝，扶植纲常”，

而“一切偷香窃玉之说、败俗伤风（之）辞，虽工直当付之祖龙”，针对当时坊间风气，提出自己的小说观，这是当时一般小说作者和支持者所标榜所宣扬的。

二、《说呼》一书，乃上述宗旨的标本，所谓“维忠与孝，此可以为劝者也”，而“表里为奸”，“其为怨创孰大焉”。

三、必须借助如小说这样的普及工具，才能实现劝惩之志。“虽遐稽史册，其足以为劝惩者灿若日星，原无庸更藉于稗官史乘，然而史册所载，其文古，其义深，学士大夫之所抚而玩，不能挾此以使家喻而户晓也。如欲使家喻而户晓，则是书不无裨于世教云。”这种借通俗化的文学形式化众育民的创作思想，是晚明小说家理论家提倡过的，清初到清中叶继承这一传统，惟作者的社会思想大多陈旧，突破者寥寥，本书作者也未能免俗，局限了本书的艺术成就。

本书实系《杨家将》的分支，呼必显之妻、本书主人公守勇、守信之母，乃杨老令婆之女。其本事为：呼氏兄弟救民女，拳打公子庞黑虎；庞相献女媚君王，呼家遭难满门斩；子孙报仇诛奸佞，骨肉完聚忠孝全。不外异人授法、亡灵显形，英雄美人、破阵杀敌那一套。故事多系虚构凑集。查《宋史》卷二百七十九、列传第三十八载有呼延赞，并稍及其第四子必显止，卷三百一十一、列传七十有庞籍传，所记与本书不合。

本书套旧日演义小说老框子。第五回：“当庞集奉旨领兵来到到呼家时，“千岁（呼必显）听报，闭门凝神想道：‘吓，有了。记得父王存口说，杨六郎破天门阵的时节，有个道人姓钟，曾与俺父王说，后世子孙有难，把这锦囊开看。我想今乃天大奇殃，何不取来一看。’呼爷取出锦囊观看，那知里边写得明明白白，说道：‘呼家难脱庞妃害，两世子快从地穴行，到后来夫南妻往北，得恩诏除奸复大功。’”全部情节已露底，其实是宿命论在演义体小说中的表现。

演义体小说每采历史事件，以忠臣名将为主角，不尽出于虚，亦不必尽由于实，敷衍其荣辱兴亡故事，贯穿作者或民众心理、史观，优秀者则渗入现实内容，撷取下层生活，或抵御外族入侵，或抗击佞恶逆施，平庸者则搬演历史，铺陈情节，结构板滞，文笔拙劣，套语连篇，其贯穿始终的忠与奸的矛盾斗争，每有蹈袭之弊，并加之以天命论或美色亡国论，未能从列朝的兴衰中引出有益的历史教训，客观地呈现社会的发展规律，予后世以丰富的历史知识与正确的史观教育，故而除少数几部较可观者外，大多成就低下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这些自明中叶以来所形成的历史演义的潮流，却一直贯通到清中叶，可谓经久不息。继乾隆初年的《说岳全传》，复有《说唐全传》、《说唐后传》、《说唐征西三传》等，《说呼全传》亦在其间，至嘉庆年间，又有《五虎平西全传》、《五虎平南后传》及《万花楼包狄演义》等等。它们在普及知识方面起过一些作用。诚如历史学家吴晗先生说过的，群众的历史知识，不是来自史书，而是来自小说和戏剧。小说和戏剧里有不少正确的材料，人们就得到正确的知识，小说和戏剧里有很多虚构，人们也把这些虚构当作真正的历史。它的社会效果不容忽视。不过这些作品多系书商或文人闭门造车之作，东拉西扯，七拼八凑，状人物之勇武每予夸张，叙故事之离奇每予神道，重故事情节而不重人物形象，由于缺乏新的审美意识与社会理想而缺乏生命力，在民间流传一阵子后便消声匿迹了。虽声势颇壮，其实并未赋予演义小说与一般小说，在创作方法与艺术技巧上以新的滋养，对整个明清小说作出新的贡献。

本书体仿演义，择民间传说主要是艺人口头创作，复加连缀而成。它的结构取当时一般演义体小说常用的，与《水浒传》的单线发展不同，也与《三国演义》的网状结构有别，为单线（合叙呼氏兄弟）——双线（分叙呼守勇、呼守信）——单线（兄弟汇合，杀敌雪冤）方式，前后串合，脉络清晰。

曲艺传统曲目中原有《呼家将》，也叫《肉丘坟》、《金鞭记》，长篇，北方评书和鼓书说者较多，有影响。本书情节与之同，只不过某些人名、地名换称，如呼守用作呼守勇，大王庄作王家庄等等。呼延原为复姓，书名却作《呼家将》，呼延赞子名呼丕（一作必）显，孙名呼守信、守用，当系艺人口传之讹，本书作者（实际应是录音）袭用，书名也改成《说呼全传》，与清中叶演义体小说题名一致起来，也系风气使然。它的从说书演化过来的痕迹很明显。第一回以“话说”开头，本是小说家惯用的第三人称叙述，然而在交代呼必显姓氏后，就让他用第一人称叙述——“汉王去贤用佞，轻听宇文均，把俺呼氏诛绝，幸祖母马氏怀妊，逃回马家庄上，遂生下俺父呼延赞……”云云，叙至其妻杨氏生下两个孩儿，武艺高强，今日游春射猎时，又用第三人称口气叙述——“那守勇道：‘多谢父王。’他兄弟两个，你道怎生打扮，但见……”。第三回中“且说呼得模（第一回开头“话说复姓呼延，名得模，字必显”，此处又从说书所称）”，忽又转入“命俺世守此职”，既系作者叙述，忽又人物自白。

人物出没，每每未先交代。第五回“且说王汝南的不愿做官”，不知这个半路里突然杀出来的王汝南系何人，接着突换口气，“我想做官那有这等快活”。第二十七回又横出呼碧桃同妹子梅仙，皆似从天而降。“碧桃道：‘且住。待我把这锦囊儿开出来看。呀，好奇怪，他先知俺兄妹到坟祭祖，教我们须用火工（功）脱得庞家这个难儿……’”“他”是谁，锦囊儿何来，猜测可能是承第五回而来，以及第三十回三家村的三姐、梁员外，均未悉从何所至，使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象说书人“顷刻间捏合”，东一榔头、西一棒槌，笔录者又非写小说的行家，它的破绽百出，难以自圆其说不难理解。

人们处处可以领略到说书的味儿。第十四回：呼守勇与庞家四兄弟厮杀，“不想老庞也领兵追来，逐渐围拢，这便如何？只

听耳边喝叫：‘众将官！快擒反贼来领赏！’众军答应如雷。那守勇唬得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，不知恩妻同大舅大嫂如今在那里。呀呸！自己性命不保，如何想去救他？”第三十九回：“瑞莲道：‘快些开关，不要噜苏（对守关士兵说）。咦，又来了，开了半天不见你们过去，咱来请你过了关去，好上锁哩（对呼家小将说）。’”作者根据说书人的底本或笔录说书人口述，未加整理润饰，即草草成书，故字间行间每不严实。有时人物直接对话，不用“某某道”提引，接近现代小说而又不可能分行另起，读者据上文凭猜测而得，此为一般清小说所少见。

上下不接，时见鹘突。第三十五回末叙三娘取出珊瑚宝塔破五阵法，使妖童“烟起不上来了”，“不知以后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”然第三十六回开头竟系“且说庞琦听得那探子报说，安先生同了徒弟布的五行阵，却把那些女将都收拾在五行中了。”第六回正叙庞集率兵追赶呼守勇至王汝南家，在那儿盘查一个品貌象男的女子，未曾告一段落，突转入“且说龙图阁学士包拯自叹道……”，并说“闻呼家两位世子逃在王员外家里”云云。此事仅王汝南与女金莲及丫头翠桃知晓，包拯如何便知？作者糊里糊涂地把包拯按到王家，与庞集面质，救出呼守勇。第七回叙呼守勇病愈，接述“不免把这根金枪试舞一会也好”，舞罢，王汝南道：“你可得知这柄枪么？”这柄枪怎么来的，文中始终未点明。诸事常不知来龙去脉，其乖谬如此。

又，叙事粗疏，情节背异。第四回说庞妃僭越，呼必显匡之，庞妃诬奏仁宗，仁宗听奏，起先体恤呼为朝廷栋梁，“忠孝两全”，庞妃再奏，即生疑惑，还是早诒后患，即传密旨，“令庞丞相领兵歼灭”，来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，令人感到突然而不可信。庞相抄杀呼家，追捕守勇，王汝南员外却在家里挂彩张灯，宾至如云，为其女与守勇完姻，难道不怕走漏风声，抗旨违命么？不合情理。第十一回叙呼守勇逃难，在山坡下遇强人，与

二女将大战，其一竟系第一回中呼氏兄弟救下的弱女，到此摇身一变，成了武艺高强的女将，胡诌其兄赵大郎并妻妹遇高人传授武艺云云。

此外，因为一部长篇评书要一月甚至数月说完，故人物复述前事颇多，录者照搬，以致重复、繁冗、累赘，令人不忍卒读。至漏刻误刻，在在皆是。

上述这些粗制滥造之疵，令人忆及郑振铎氏所评：“呼家将文字甚为拙笨，似为未经文士删改之说话书，其中材料颇多足资参考者。”（《西谛书话·欧行日记（摘录）》，三联书店1983年10月一版第35页）郑先生1927年7月29日在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见到的这部呼家将，笔者意为即本文所述之《说呼全传》，因为它和郑氏所述的诸如《三宝太监西洋记》、《封神传》、《列国志》及《玉娇梨》这些小说放在一起的。

“说话书”的一个好处是，造语俚俗些。如呼守信打得庞黑虎乱叫乱喊：“阿育育，饶了我罢，实在打弗起哉！”（第一回）录的即为吴语。人物用语，也偶有胜处。王安人说其夫与女儿付头一致，自己却另为女儿择婿，这教“抱鸡鸡弗斗，气杀抱鸡人”。呼守勇因自己家遭害，落魄江湖，得配金莲，自觉“有屈了小姐”，“金莲道：‘已成夫妇，屈的也直了。’”（第八回）“那小姐……一阵紧痛，喜生一位官官。那翠桃抱来一看，说道：‘小姐，官官生得鼻直口方，声音响亮，与公子面貌一般的。这是小姐与公子伶俐伶俐，自然生的官官也是清清秀秀，若是醜醜醜醜的父母，必定生个邋邋邋邋的儿子。’那翠桃同小姐在里边抱了官官，好不快活。”（第十五回）叠词连用的节奏美，悦人耳目，这是合乎伶俐活泼的丫头身分的口语。叙杨五郎下山，“拿了禅杖，背了包裹，兴匆匆下山一望道：‘好爽快也！这几年，俺在山上做什么和尚，何曾有一些儿酒肉到口，熬得个身子小了一半，你道苦也不苦？幸亏今日俺的命不该绝，如今是

大碗酒、大块肉，吃得好爽快哩。”(第十六回)洒脱豪爽之情，溢于纸上。叙庞氏四将追赶呼家小将到祝家庄，盘问祝太公，“飞虎道：‘你这老头儿，买醢鱼放生——不知死活的。如今姓呼的在哪里，快些说！’”（第三十五回）这些地方，透露一些民间文学的气息。

1984年11月

《圆明园资料集》出版

被誉为“万园之园”的圆明园，是我国园林史上的一个伟大的杰作，也是世界园林艺术上的一颗绮丽的明珠。它的建筑始于康熙年间，又经雍正、乾隆两代扩建，当时集中了全国无数的能工巧匠，动用了巨大的财力物力，继承了中国历代优秀造园艺术，汇集全国名园胜景，并吸收外国建筑的长处，精心施工筑造，历时一百五十多年，终于在京郊建成了一座包括一百四十余所宫殿楼阁、一百多处秀丽景色的宏伟园林。它当时不单是维护封建统治的政治中心，同时也成为保存艺术精华的大博物馆。令人痛心的是，这一举世闻名的胜地，竟被1860年英法联军和1900年八国联军劫掠焚毁。所有建筑、文物都已荡然无存，变成一片废墟。

为了使人们通过圆明园的兴废始末受到爱国主义教育，为了给专家学者研究重建圆明园提供方便，书目文献出版社以北京图书馆收藏的书刊资料为基础，又补充了其它单位的收藏，编辑了这本资料集，书中除收入有关圆明园的景物、建筑、历史、掌故及帝国主义毁园暴行等文献资料外，也选收了一部分记写圆明园的笔记和诗歌作品。书末附有《圆明园大事年表》和《圆明园文献目录》。书中还附有插图百幅。

• 鸿 雁 •

~273~